

虎踞秋峯



虎胆秋香

白嵐著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南宁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一本描写志愿军某部坚守天德山，粉碎敌人猖狂进攻的中篇小说。书中描写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的指战员们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历尽艰险，挫败了敌人，取得了胜利。并突出地刻划了马剑青、郑铁真、叶光华、申成虎、路小明等不同性格的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，表现了他们为人民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、英勇牺牲的高贵品质，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。

虎 踞 秋 峯

白 嵐 著

*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一号

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

印张：7 $\frac{9}{16}$ · 145千字 插页6

1962年5月第一版

196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400册

封面设计：李瑞祥 黄锡勤

插图：林 令

第一章

一九五一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朝鮮西綫戰場上，遭受了一場狂风暴雨的袭击。雨水从各式各样的山沟里湧出来，裹着沙石泥土，呼隆隆地滾进了附近的江河。一向是清澈溫馴的臨津江，頃刻之間，变得渾濁而狂暴。翻卷着黃色浪花的激流上，打起斗大的漩渦。一堆堆骯脏的泡沫，刚从迴水里轉出来，就被无数只銀条似的雨柱击得粉碎。水面上飄浮的殘枝断木，在大风雨中搖搖盪盪，打着滾儿，放箭似地往下奔流。

行人渡口上数丈长的拦江大浮桥，被暴怒的江水，冲击得象只搖籃。拇指粗細的纜船鉄索，被强劲的浪头猛抛起来，又重重地摔下去，发出刺耳的鏗鏘声。桥中央，一个特制的防空遮雨的單帘下，有只长頸嘎斯灯，歪歪斜斜地栽倒下去，在水里穿打了好一陣，最后才噴出一股藍火，被大浪卷入了江底。

护卫桥梁的工兵們，猛吞几口烈性燒酒，赤条条地跳入惊涛駭浪中，开始了搶救。三五只輕便的橡皮船，迎着刺入肌肤的风雨，划向最危险的桥段，一些熟悉水性的运输員和步兵分队的战士們，也甩掉雨衣，投入了紧张的搏斗。

危险的浮桥已禁止通行，堤岸上，等待过江的軍人，

越集越多，临近渡口处，一切可以遮避风雨的地方，都变成人們最惬意的临时宿舍了。

江堤左侧，一輛残破的美国坦克后面，紧挤着一群人，有的在高声呼叫，为搶救浮桥的工兵們助威；有的在不厌其烦的，用毫不走样的話，一遍又一遍地咒罵风雨；有的在抱着膝盖打短盹儿，有的在吃力地吮吸雨水溅湿了的烟头……在弯曲得象只烟斗样的坦克炮筒下边，站着一个年青的姑娘，一件微微发白的旧雨衣，紧裹着她健康而匀称的身体。防雨帽的縫隙里，露出一双烏黑明亮的大眼睛，一个玲瓏的鼻子和两片弧形的嘴唇。她正担心地注視着江面上那些螢火似的风灯。

“楊——同志、楊——华——同志。”

一个身材矮小的战士，边喊边向这边跑，那过份寬大的雨衣下摆，象蝴蝶翅膀一样，在身后噗拉拉地煽动。

“哎！在这儿哪，我們都在这儿哪！”姑娘拖着清脆悅耳的长音，响应来人的召喚。

楊华是文工团火綫演出队队员，今天下午，她們从四十里外赶到渡口，准备当夜就去前沿陣地演出，暴涨的江水，拦断了他們的行程。

“楊同志，我和你們赵队长商量好了，他說讓你們赶快到洞子里去休息一下，等雨停了再走。”穿大雨衣的战士，为了压倒嘈杂的雨声，嗓門儿提得特別高。

“老班长，那你們呢？”

部队里三十开外的人，都喜欢別人在自己的职务前边

加个“老”字，这是一种亲切而敬重的称呼。穿大雨衣的战士，听见楊华叫他老班长，不禁喜笑颜开：

“这么大的雨，守桥的人还能躺在炕上睡觉？快走吧，大冷的天，别冻病了。”老班长边說边走近炮塔，刚刚提起楊华的背包，头頂上突然掉下一件水淋淋的东西，不偏不斜，正捂在脸上。他抓在手里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大得可观的南瓜叶子。

楊华还没来得及看一下掉下来的到底是什么，老班长已经輕捷地爬上了弹痕斑斑的炮塔。

“誰在里边？快出来！”老班长用力敲打着鋼板，厉声問道。

“叔叔，是我。”炮塔里传出一个尖細的童音。

“呵哈！是你呀，我說志願軍沒有那样的防雨装备嘛。你这个小鬼头，还不出来？快出来吧。”老班长說話之間，扭亮了手电，一个排球似的小圓脑袋，从炮塔頂盖上冒了出来。直到老班长从坦克上把他挟下来，楊华才看清，那是一个九岁上下的朝鮮小孩。

老班长把小孩裹在自己的雨衣里，疼爱地拍打他的脑袋說：

“楊同志，咱們快走吧，孩子冻坏了。”

渡口警卫班的防空洞，是一个狭长的天然岩洞，里外两間，一大一小。洞子里暖洋洋的，有一股清淡的松香味儿和狗皮褥子发出的微腥。演出队的赵队长，正忙着往火堆里填柴。干枯的松枝，燃得辟剝作响。

胖姑娘小娟刚进洞口，就高兴地大叫：“哎呀，老班长还給我們生了一堆火呀！哈！太好啦。”余音未尽，早已扔下雨布、挂包、胡琴，神速地坐在火边了。

“太好了，可別把小辮子烧了，那就成了个秃丫头囉！”赵队长打趣地說。

“老班长，快来烤烤衣服吧，每回来都給你添麻煩。”小娟离开头等坐位，热情地和刚进洞口的老班长打招呼。

“那有什么麻煩，南来北往的，我們这里啥时候也沒断过客呀。”老班长边說边掀开雨衣，这时，全洞人的目光，立刻投向他身旁的那个朝鮮小孩儿。

那孩子全身上下湿漉漉的，拖得很低的褲脚，在无声无息地往下滴水。开了綫的小口袋里，露出半截木制的小手枪。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脚尖，一双肥胖的小脚丫，在橡皮船似的小鞋子里，“咯唧”“咯唧”地蠕动。冷得发青的小嘴巴，翘起老高，看样子好象在和誰呕气。

老班长推着小家伙的肩膀，把他交給走近了的楊华，匆匆地向里屋走去。

楊华把烤暖的双手紧貼在孩子冰冷的前帮上，温和地說：

“来，小家伙，坐到火边上去。”

孩子扭一扭身子，摆脱了楊华的手，以意外敏捷的动作閃向了墙角，他那双机灵的大眼睛，警惕地扫視四周，象一只被捕的小鹿，随时准备逃跑。

“怎么啦？小鬼，快把湿衣服脫下来，烤烤火，鑽到

被子里睡覺，懂嗎？”趙隊長也上來幫忙。

小傢伙拉弓似地擦一下鼻子，兩只手腕壓在肚子上，提了提褲子，沒吭氣兒。

“也許他不懂中國話吧？”小馬在旁邊提醒一句。

“丫，普兒普兒①，烤火，完了擦不西達②，睡覺，你的明白？”楊華用許多怪可笑的姿勢表演這些話。

小傢伙的嘴鼓得圓圓的，晃晃肩膀，縮縮脖子，腳不離地地移近了火堆。

“小傢伙凍壞了。”趙隊長把他抱起來，放在一個扁平的彈藥箱上，然後就披上雨衣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蹲在小傢伙對面的小馬，拐着鴨子步，湊過來問道：

“丫、阿媽妮③一索④？”

小傢伙長長的睫毛突然顫抖了一下，垂下頭，使勁擰了几下衣角。

“阿爸基⑤一索？”

沒有回答。

小馬无可奈何地卜浪卜浪腦袋：

“唉，是個小啞巴。”

“你才是小啞巴哩。”小傢伙氣憤憤地劈面頂一句。

①朝鮮話，火。

②朝鮮話，睡覺。

③朝鮮話，媽媽。

④朝鮮話，有。

⑤朝鮮話，爸爸。

“嗨，我还以为他不懂中国話呢，这不是跟中国小孩儿一样嘛。”

“小家伙，你到哪儿去呀？”小娟也挤过来了。

“上前綫，去找馬叔叔。”

“哎，这可巧了，我就是馬叔叔嘛。”小馬神气地推一推帽子。

“不是，你不是馬叔叔，馬叔叔比你大。”小家伙有点生气了。

“这么說你是找大馬叔叔，这是小馬叔叔。”楊华和解地說。

“你認識大馬叔叔嗎？”小家伙充滿希望的眼睛，恳切地望着小馬。

小馬楞了一下，随后就瞎編：

“認識，他是我大哥……。”

“小馬，別胡鬧了，快讓小鬼把湿衣裳脫下来，上炕暖和暖和。”楊华用責备的口气，拦住小馬的話头。

小馬伸一伸舌头，动手去解小家伙衣服的帶子，孩子把头一扭，用背对着他。

“怎么？小鬼头，又不听話了？”老班长抱着一床被，被子上托着两个大得惊人的白面包子，从里屋走出来。

小家伙悶声不响地站起身，爬到炕上，百依百順地讓老班长脫光衣服，拍着屁股鑽进了被窩。

“老班长，这孩子从哪儿来的？”楊华問。

“誰是他馬叔叔？”小娟也緊跟着追問一句。

“这孩子呵，是咱们一个连队寄养的孤儿。”老班长用两支细木棍，夹起个包子，经心经意地烘着说：“前些天，那个连队接受任务到前边去，就把他交给另一个连队。谁知这小家伙却偷偷地在后边跟去了，临过江时，大伙才发现他，好说歹说，总算把他给劝回去了。过两天，这小东西又来啦！他想偷偷地跑过江去，叫我给挡住送回去了。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囉！你说，这小子也真够鬼的，有一次竟让他给混过去了，还是师长派人送回来的。后来我问他，渡口守得这么严，他怎么过的江，这小鬼头死活不说，你们看，这小家伙的心眼多不多！为了那件事，我们连长批评了我一顿。嘿，好了，快趁热呼吃吧！嘘——嘘——”老班长把烤得黄焦焦的大包子，咔嚓一下，扔到小孩的枕头边上。

小家伙用手摸搓几下，没动嘴。

“怎么不吃呵？你那肚子都快饿成两层皮了，还害臊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吃，我留着给小路叔叔带去，小路叔叔最喜欢吃包子了。”小家伙下颚压在稻草枕头上，天真地说。

人们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老班长用手掌擦了擦下巴——每当他被什么事情感动的时候，总是这样做。

“你看，这孩子这个死心眼儿，你小路叔叔在前线，你过不去江，他怎么吃得着？你吃了吧！等他回来，我保险给他蒸一大锅，好不好？”

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，挑个大的，小心地放在一边，然后才拿起那个小的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

“喏，我该查哨去了，这个小鬼头，就交给你们吧。睡觉的时候精神点，别让他给溜掉了。”老班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马蹄表，放在炕边上，转身走了。

雨渐渐小起来，洞口处传来淅淅沥沥的滴水声。演出队的人们都休息了，只有杨华和胖姑娘小娟还没睡，小娟用鞋拨着余火，在给小鬼烤裤子。杨华坐在炕沿上，细心地缝补着刚刚烘干的小衣服，当她寻找几次，确定没有可补的地方时，才把它平平正正地叠起，放在小鬼的枕边上。

“尤道木^①，你知道前线在哪不？”

杨华刚把手从小家伙的脸旁收回来，小家伙突然悄声悄气地问起话来。

“前线？前线在江那边。你问这干啥？”杨华伏下身来，轻声反问。

“不，我是问过了江怎么走？”

“小鬼，那边可去不得呀……。”

“怎么去不得？”

“志愿军叔叔要跟美国鬼子打仗了，一打仗，鬼子就成天打炮，懂吗？打在身上就死了。”杨华存心吓唬他。

“我不怕，我就是不怕美国鬼子的炮弹，小路叔叔说

^①朝鲜话，女同志。

过，美国鬼子是帝国主义，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，谁也不怕它。”

“嘿，小娟，你听见没有？这小家伙还懂得帝国主义呢。”

“谁还不懂呵！帝国主义是个大坏蛋，尽杀老百姓，还烧房子，抢东西……阿爸基……阿妈妮……”小家伙的眼睛里，閃射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、仇恨的光芒，他的话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沉重，终于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呜咽。

楊华的心，象被一把大钳子夹住似的，在剧烈地收缩。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事情，能够比孩子们用自己纯真的话语，讲述敌人的罪恶，更使人愤恨痛心！她对着这个在战争中受尽折磨的孩子，注视了很久，这孩子的心，和他年青的祖国一样，经受过多少残酷的磨难啊……。

“我要看马叔叔去，跟他要一枝真的小手枪，把美国鬼子一个一个的都打死！”小家伙睁大滚圆的眼睛，望着棚顶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好孩子，别乱想了，睡吧，啊！”楊华给小家伙把被窝塞紧，她凝望着黑洞洞的窗口，轻声唱起了一支儿歌，这支歌，她死去的母亲，曾为她唱过千百次。在轻柔的歌声中，小家伙发出了甜美的呼呼声。

拂晓，一缕微弱的亮光，透过防空洞的窗口斜射进来，正照在楊华的脸上，她迷迷糊糊地翻个身，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嘩啦啦的水声。

“该死的天气，还在下。”楊华没好气儿的叨咕一句，

扶正枕着的挂包，又想睡。这时，墙角里突然有人咳嗽一声，音量不大，但却赶走了朦朧的睡意。楊华睜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老班长正在一个子弹箱做成的脸盆里洗脸。天已經放晴了，从窗口望出去，有一块透明的蓝天，像一张絲手帕，蓝天上停着一些細碎而洁白的云块，象是綉在紗巾上的花朵。

楊华精神爽快地坐起来，伸手向旁边一摸，猛然一下怔住了：小鬼的被子里空盪盪的，沒有一点暖气，她慢慢地掀起被角，里边除了一卷狗皮褥子，什么也沒有。

“老班长，你看，那个小鬼到哪去了？”楊华一手支在床沿上，面向墙角急促地問道。

“我早就看过了，怕耽誤你們睡覺，沒叫你……”老班长慢慢地走过来，輕声細語地說。

“我去找一找。”楊华迅速地穿好上衣，用脚踏着鞋子說。

“別找了，我也沒用，他一定跑到下游的車輛渡口去了。不要紧，我們这两个渡口的人，沒有不認識他的，到那儿都会有人照顧他。”

“真糟糕！我睡得太死了。”楊华恼喪地責备自己。

“沒关系，那个渡口他也过不去。唉，真是個有情有义的乖孩子呵。”老班长感慨的唉一声，慢条条地走了出去。

楊华望着晃动的門帘，也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口气。

“小娟，快起床吧，人都跑了。”楊华抖弄着小娟毛刷

似的小辮子喚道。

“誰跑了？”小娟一骨碌爬起來，含含糊糊地問。

“小鬼，小鬼不見了。”

“唉呀，這小家伙真的跑了……嘿！怪不得他跑呢，你看，天晴了，同志們！天晴了！”這小胖丫頭總好大驚小怪，就是蚊子叮一口，她也會象發生火警似的大聲嚷嚷。

小娟這一喊，把大伙全吵醒了，洞子里頓時活躍起來：有些人在興致勃勃地推測小鬼的去向；有的在忙着整理行裝；有的人在高兴地互相打鬧；有的高声唱起了“辽阔的蓝天，雄鹰在飞翔……。”这群小伙子姑娘們，啥时候也不知道发愁，走到哪儿，就唱到哪儿，笑到哪儿。

演出队的人們收拾停当，同渡口警卫班的战士們告別后，就开始向前沿进发了。当他們沿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腸小道走上江堤时，全被眼前的奇妙景色吸引住了！

江水黄灿灿的，象一条寬大的金色緞帶，閃着光，在脚下汹涌奔流。江两岸被雨水洗过的翠綠的馬尾松，毛蓬蓬的，发出陣陣苦味的清香。娇小的枫树，在微风中，沙拉拉地抖动它那紅殷殷的小叶子，給这临江的景色，增添了无穷的嫵媚。远处是一片連綿起伏的山岭，山間飄着輕盈的朝霧，彷彿是一条雪白的紗巾，围在一个巨人的脖子上。远山頂上，魚鱗般的云层縫隙里，射出几条彩色繽紛的光帶，当火紅的朝阳，把耀眼的金光傾泻下来时，北朝鮮的深山碧水，青松紅叶，就更显得生气蓬勃了。

上午八點鐘，演出隊的人們，說說唱唱地爬上一座樹木蒼翠的大山，在一棵高大的栗樹下突然停止下來。這裡有一條工形岔路，一條直通山下，另一條伸入右方的小松林里，對面一個漫平的小山頭上，插下一條小路，繞過山腳，向左边的大山背後轉去。

這幾條路，究竟哪條是到二大隊隊部的？誰也不清楚。有人提議休息一下，等人問路，話剛出口，小娟已經在樹下坐穩了。

“來，小娟，別坐在濕地上。”楊華走近小娟，從掛包上取下雨布，溫和地說。

“楊華，你今天高興嗎？”小娟移近楊華的身邊，突如其來地問。

“什麼？”楊華沒聽清，她在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前邊松樹上一只綠背黃胸的小鳥。

“我問你今天高興不？”小娟重複一句。

“我哪天也沒哭呵！”楊華笑着說。

“過一會兒你又能見到哥哥了，那還不高興呀！”小娟天真地說。

楊華沉思起來，哥哥嚴肅而英俊的臉龐，清晰地出現在她眼前……。

楊華原名馬劍華，哥哥劍青，母親和兄妹二人，一家三口，住在東北一個縣城里。她的童年，也和許多貧苦的少女一樣，是在艱難困苦中渡過的。媽媽是個要强的人，爸爸死后，全靠她一個人給人家縫縫洗洗，拉扯兩個孩

子。她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讓孩子們長大了，能自立生活。因此她累折骨頭，也叫孩子們去讀書。哥哥功課很好，每學期都是第一。當通知書拿回來時，媽媽總是仔細地摸着，看着，高興得掉下眼淚來。窮困的折磨損壞了母親的健康，她經常病倒。哥哥只得停學，到工廠去做童工，幫媽媽掙錢養家，但卻堅持叫小妹妹上學。一九四三年冬，倔強任性的哥哥，被日本人抓去當勞工，音訊渺無。十二歲的劍華，不得不和多病的母親，一同擔負起生活的重擔。一九四四年秋，一個漆黑的夜晚，劍華正給重病的母親煎藥，幾個日本憲兵和漢奸，突然闖進了家門，說哥哥在勞工營里參加“反叛”逃亡，硬跟媽媽要人。媽媽剛說個沒有……，就遭到特務們一陣毒打。第二天，可憐的母親便慘痛地與世長辭了。孤苦伶仃的劍華，不得不投靠家境貧寒的舅父。一九四八年底，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，身穿草綠色軍裝的哥哥，意外地踏進了門檻。幼小的劍華驚喜得說不出話來，一頭撲到哥哥懷里，傷心地哭了一場。兄妹倆在慈母坟前凭吊了一番，就一同離開家鄉。劍華隨哥哥來到部隊，參加了部隊文工團。她為永遠懷念痛苦一生的母親，在換上軍裝的那一天，她隨媽媽的姓，改名楊華。

楊華很愛哥哥，這不僅因為他們是兄妹，有過同樣悲苦的命运。更重要的，是他領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當別人用贊美的口氣談到哥哥時，她總是謙遜地一笑，但又以有這樣的哥哥而自豪。哥哥對她是嚴厲的，她甚至有點兒怕他。可是他笑起來，又是多么溫厚可親呀！每逢她做了

一件好事，哥哥就会那样亲切地对她笑……。

“是呵，有好久没见到他了。”

“唉！我要是有这么个哥哥就好了。是优秀党员又是战斗英雄。”小娟羡慕地说。

杨华美丽的脸上，掠过一丝甜蜜的微笑。

这时，对面小山上走下一个人，中等个儿，细腰身，宽肩膀，高挺的胸膛，使整个身体显得十分健壮、匀称、有力。一双机警有神的大眼睛，把那五官端正的脸，衬托得格外俊美。眉宇之间，透露出一种青年军人常有的坚毅的神情。他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衣，下身配一条深绿色的军裤，一柄缀着红色丝带的驳壳枪，在身后摇摇摆摆，显出一副英武逼人的气概。这就是全军闻名的五连连长马剑青。

马剑青从小是个刚强的孩子，他在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劳累中步入了成年。在工厂做工时，敌人的鞭打使他对日寇、汉奸产生了刻骨的仇恨。一九四三年底，马剑青因怒打工头被捕。监押数日后，解到孙吴①。

东北人一提起孙吴，没有不打寒颤的。那是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，人们在重重电网和炮楼的包围中，在日寇、汉奸和狼狗的威逼下，日以继夜地修建地下机场。日本人对待劳工，是很残暴的，随意打骂，滥施酷刑。碰到重病或违法的人，十有八九被扔进狗圈，成为狗群争夺的

①地名，在黑龙江省东北部。